

珂雪齋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門人師摯汪元臣校

文

傳心篇序

心者何卽唐虞所傳之道心也人心者道心中  
之人心也離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卽人  
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卽人心皆道心  
則修也悟到卽修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於

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寶藏焉而世謂儒門無此學術奉而歸之於禪則大可笑已有宋諸儒雖所見不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也世間高明之士所以輕宋儒者有故心體本自靈通不借外之見聞而儒者爲格物支離之學其沉昏陰濁莫甚焉心體本自瀟灑不必過爲把持而儒者又爲莊敬持守之學其桎梏拘攣莫甚焉世間之大智慧者豈肯米鹽瑣碎而自同木偶

人哉宜其厭之而趨禪也然以此槩諸儒焉則  
過矣周茂叔程明道邵堯夫輩實是悟向上一  
路未易可測也朱晚亦入悟國朝白沙陽明皆  
爲妙悟本體陽明良知尤爲掃踪絕跡兒孫數  
傳盡翻巢穴得直截易簡之宗儒門之大寶藏  
揭諸日月矣閑日裒爲一集使欲悟堯舜之道  
心者從此路入不必求頓悟於禪門也

劉玄度集句詩序

予瞻與介甫同遊蔣山介甫指案上硯共集句

子瞻卽朗吟曰巧匠鑿山谷介甫不能續乃曰  
且趁天色窮覽蔣山之勝不須作此冷淡生活  
時同遊二客背語曰荆公困人伎倆今日頓盡  
予謂子瞻亦機鋒偶觸令齒牙間得利耳使有  
所以應之而復角吾亦不能保其後如何也集  
句政自難一咄嗟之頃而倒腹笥以冀一遇要  
令宮商合調如出一手卽子瞻猶難之况介甫  
乎吾友劉玄度少時卽與予作忘形友應試入  
郡則同寓君章宅畔每月夜坐大墀上譚或至

達旦自是十數年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甫一  
戟手卽隱隱有譁勢拉至空處風雨波流媿媿  
數百車遂無一字重者蓋予退而心服玄度之  
慧也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  
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  
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  
氣所成故倍爲人所珍玩至于人別有一種俊  
爽機穎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  
手所揮莫不灑灑然而成趣其可寶爲何如者

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初聆其譚久之讀其文  
知其譚久之讀其詩如其文又久之而觀其滑  
稽慢戲之詞溢於詩文之餘者其天趣正爾橫  
生今年復出閨情集句七十首示予予曰此蘇  
子瞻王介甫所難者也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  
而知玄度不盡乎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卽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菌  
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闐然而

無色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  
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起不深則雖才不足  
取昔子瞻兄弟出爲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  
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  
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莊語謹  
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  
蘊藉如春溫如玉潤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  
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真  
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塵全氣真有過人之



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卽者以故中郎於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蓋染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於秦太虛中郎亦以爲然孝若年尚壯精於舉子業獨不肯數入場屋曰蓬首垢面項帶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丈夫所爲以故至門牆復不于不入者屢屢最後爲廣文自謂嘗鼎一臠非欲充腸能具八口饘粥卽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

得意已買得一舟自拚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苑  
間孝若少涉宦途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

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  
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  
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  
二家若維若頎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  
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僅僅矜  
其殼率以爲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真可

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於俚矣僕束髮卽知學詩卽不喜爲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朴鄙處未免遠離於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蓋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

揜其美皆過矣近姪子祈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矜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篔簹谷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清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爲詩妍妙春融不瑕年甚少卽未窮其變化已自具唐人丰骨山中清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

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

花雪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

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  
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  
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  
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  
季周之詩變於屈子三唐之詩變於杜陵皆楚  
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於吳越而膽勝之  
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  
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周伯孔  
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予予

嘆曰湘水澄碧赤舂若霞石子若檇蒲此騷材  
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  
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新機者有首爲變者出  
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而褰裳從之矣伯孔其  
一也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  
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慙而不敢出其  
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  
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  
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

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捨法  
毋役法爲奇無徒嘲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王伯子岳遊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于山水予少時知  
好之然分於禱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  
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昔吾村有老人焉一日  
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  
慕荷挿漉葛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軀勢不容  
已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而已矣自中郎去後



雖有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伯子于仲  
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己予始  
嘆世無無耦者伯子每遇名勝卽欲移家居焉  
已而遍遊吳越凡吳越之佳山水無不躡其幽  
遐予雖好遊常以冗奪而伯子遊履所至常淹  
留歲月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不啻  
數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  
欲往終不果而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  
之危波直造祝融迴鴈之上所至爲詩以紀之

模寫煙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子之  
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當以鴈行請  
也近日從衡嶽歸來客居花源寄予霞上之什  
予取而讀之始自媿游履之隘揮灑之拙而且  
幸會尚之世有其人也故喜而書數語於其首

助道品序

山水之樂能濯俗腸飛僊之語能損塵機厭苦  
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  
能興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觸目沃心漸除

熱惱不論唐文梵策正史稗冊有見卽入都無  
紀律惟繁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  
霞俗情是非有點松石自有流布姑從刊落自  
萬曆丁未爲始日有增加動遊靜止無息不陳  
道人之樂孰有加焉

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  
華爲主力塞大曆後之竇下時宋元近代之習  
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

虛聲相高凡胷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  
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爲  
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  
華啓秀耳目爲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  
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  
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  
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  
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  
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每以此語

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囂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於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

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  
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  
脉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  
也微集之其誰與歸

石頭上人詩序

石頭初作詩步趨唐律已晤中郎始稍變其故  
習任其意之所欲言而不復兢兢盡守古法世  
之譽者半毀者大半而石頭不屑也予聞而嘆  
曰石頭真不朽人也天下之傳者皆有意於傳

五  
三  
集  
一  
者也一有意於傳則避世譏彈之念重而精光  
不出矣今石頭之集具在其精光燦人目睛者  
豈文人學士所可及耶彼其視世間之毀譽如  
飛蚊之過于前而不能爲之動也曩頭云一一  
從自己胷臆中流出蓋天蓋地有肯哉記二十  
年前與中郎同會石頭於維揚彼此論禪不契  
遂大罵而別今又會於都中故人零落伯修中  
郎皆下世昔之罵者相視而淚數行下矣嗟乎  
石頭之學問日進而予則日以退石頭能不棄

而復罵予予肯作罵會耶近又讀四悉堂詩采  
中郎之意而更變化之予且惡自見其詩則予  
之日以退豈獨禪哉信乎石頭可不朽矣而予  
亦當附之以傳故述數語于首使後世知序石  
頭之詩者公安袁小修名中道也

余給諫奏議序

古人謂人才當以氣節爲主予謂以氣節名非  
士君子之得已也節持於氣氣也者如火然發  
而莫已其燄者也昔子輿言養浩然之氣而猶



龍氏則云專氣致柔若一主剛一主柔者不知  
天下方波流茅靡其氣餒甚故子輿欲其伸也  
天下方囂凌諍角其氣張甚故猶龍欲其誦也  
此但以氣之主與客論非以剛柔論也顧天下  
世道之責不屬於委靡之小人而屬於二三剛  
毅之君子惟爲君子者其氣激而不平名根太  
重成心不化以至龍戰玄黃其害孔亟然後知  
猶龍之論爲切骨之譚也堽圃先生有擔當天  
下之才而其氣足以鎮之寄鋒刃於冲粹藏光

芒于希夷初試爲令治行爲天下第一旣入諫垣遂能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言其不必言舉是非磨戛之譚一切泯之甚得風議諫諍之體人知其言之切當而不知其氣之平也其養之者素矣養其心于至虛至靜而氣受節焉毋抑而陰毋亢而陽蓋具中行獨復之資而學問足副之所謂有德之言其發脉如此其深長也豈取辦于臨時也哉居恒謂今日論諫亦極難矣昔人與諷而少直第所謂諷者亦

必上下相覲機神偶合其轉移之妙蓋有出於  
唇吻之外者而今釜鬲若此則諷果可用耶上  
之人方且以此嘵嘵者別爲一曹以力與之勝  
卽蒙死竭知究竟歸於不復省覽而止如唐陸  
敬輿之時天下之安危禍福捷于反掌故激切  
之說可行而今有其機而無其形無可怵而有  
可玩總弁髦視之矣卽直亦何所用也諷直之  
道兩窮戛戛乎若水投石柰何哉先生于此際  
以不容已之心而持其敢言之氣爲徑爲宛隨

機而發不起念于人我異同不植根于毀譽是非雖未必見諒于君父而決可無愧於幽獨矣先生其真有道者耶昔蘇子瞻以諫鳴于時其愛君憂國之疏可謂激切矣已而自云此制科人之習氣比之于時鳥候虫譬如雷鳴震驚百里內草木開發而寂然卒歸于無有若子瞻者其度量遠矣先生居禮垣知無不言舉朝號爲邁達國體而退然常若不足且曰精誠不能動而存此嗶嗶者何也彼其視氣節爲何物而

肯留之胸中也哉然予等則謂先生之奏疏獨存子輿氏所秉之正氣而盡化猶龍所點之客氣不激不隨名根盡祛成心不有其氣節本于性術如是是大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存之以爲一代不刊之書可也又何必襲焚草之故事乎是爲序

吳表海先生詩序

先兄中郎之詩若文不取程於世匠而獨抒新意其實得唐人之神非另創也然學之者往往

失之蓋中郎別有靈源故出之無大無小皆具  
冷然之致近時惟成安吳表海先生初學歷下  
諸公之詩無一語不肖者久而厭之偶見中郎  
詩嘆曰此實先獲我心遂棄去舊習盡抒其意  
之所欲言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夫抒其意之  
所欲言亦已至矣此非詘夫言有盡而意無窮  
者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古人謂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者卽三百篇不多得  
也漢魏十九首庶幾近之盛唐之合者不數人

人不數首而况中晚乎才人致士情有所必宜  
景有所必寫倒困而出之若决河放溜猶恨口  
窄腕遲而不能盡吾意也而予予而囁嚅以效  
先人之輦步而博目前庸流之譽果何爲者予  
觀表海先生郢中詩及近日捶鉤諸作是真能  
抒其意所欲言者顧情境有所必達亦有所必  
汰如江發岷山萬派千流以赴峽而峽山常束  
而堤之使無旁溢故先生之詩雖不盡受法於  
三唐而亦不濫觴於宋元所謂採中郎之意而

變化之者此也嗟乎先生與中郎之同者豈獨詩哉中郎神情超卓不受世之纏糾而先生亦頽頑於世獨往獨來不與俗爲俯仰此其骨同也中郎去吳時皆貸而後裝而先生自居官以來守其素業其去郢也蕭然無異寒士此其操同也中郎少有陵霞之致雖圭組中亦戀蒼壁清泉而先生所至登山臨水飛蓋躡屐醉墨淋漓此其趣同也有此三者其發源處已如水乳之合矣豈獨詩哉天奪中郎不予之下壽使之



登峰造極而先生來社方新古人云人不可以無年則先生所造詎有涯也予辱先生國士之知讀近作欣然有會于心故僭爲之引

崔公超擬十九首小序

三百篇之不能不漢魏也漢魏之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之不能不三唐也三唐之不能不宋元也變化日新而其氣日薄故氣也者默行于宇宙之間雖慧人才子極其力而不能留十九首者取漢魏間詩人最合作者合爲一類其氣妙

得三百篇之遺所謂一唱三嘆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吾友崔公超氏才氣無雙輒不得意于時都門無事取十九首擬之夫才與時不相耦而凄怨自生若秋風之入廬管蕭蕭焉瑟瑟焉雖公超亦不知妙合至此真王仲宣之虎一毛也予喜郢之有詩人也故爲識數語于首

徐樂軒樵歌序

清水丹山之間有隱君子姓徐名吉民別號樂軒居士居士少業儒以數試不利遂去諸生懷

終隱之志日以種德爲事周人之急不啻身有  
之依范文正公故事創義田義塾諱言人過喜  
稱人善又善時藥故得藥物最真凡乞者卽與  
之以治病多效得一奇方必普傳於人凡數百  
里內僧刹道院力可新者皆竭力爲之居士雖  
外託沉冥而好讀書所著奇書最多遇友人佳  
詩及文字卽壽諸石所居近滄泝溪種樹數十  
萬株如雲封霧接居士跨蹇往來其間與田夫  
野老坐草萊說耕耘事手種茗不啻天池虎丘

家釀醇酒清冽異常居士性不多飲少飲卽酣  
暢任意淋漓久之裒集成帙自號曰樵歌云嗟  
乎詩之累於應酬也久矣居士隱於樵故謝絕  
一切人間應酬凡意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  
與口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者居士皆無有  
故落筆卽有煙雲之起依稀與陶元亮王無功  
相似今春予由當陽玉泉得晤居士一見歡然  
訂交蓋居士與予友劉孝廉玄度最相知及玄  
度之沒也多方搜求遺集編次以授予願望必

真譚及必泣其急友誼如此樵乎樵乎其真有  
隱德俠骨者耶後之人讀樵歌居士之清標逸  
致亦可想見其一班也

餐霞集小序

以夢爲真乎六如之一耳以爲幻乎則古之文  
士有夢蛟夢鴛鴦夢筆夢錦而文思奇進者謂之  
幻不可也顧以異夢發藻思者雕虫之士宜然  
今杜大將軍日章少以韜鈴起家致位將帥九  
塞倚爲長城而忽兆朱霞之夢豈天下太平未

艾欲公舍弧矢而親筆硯將以文詞垂不朽歟  
抑古之通才不妨兼長欲公立功立言兼而有  
之而一洗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譏歟此其夢  
非幻也公亦不作夢會也公於夢覺之後藻思  
日新遂取殮霞以顏其齋與賓客酬唱其中久  
之哀爲一集予取而讀之求所以擬之者而不  
可得也則宜莫如霞今夫霞旦暮所常有人人  
所共見者也而變化化奇奇恠恠固不必赤  
城之所標閩風之所蒸而皆有異彩奇葩燦人

目睛至平常至炯爛至平常天下之至  
文無以加焉美哉霞也觀霞則知公之什矣雖  
然霞之卷舒無常而天體自如試於霞外觀之  
而後知變變化化奇奇恠恠皆雲日暎射之氣  
偶成而倏有倏無者耳古之名將知此道者其  
惟清涼無礙兩居士乎噫予又安得根器如公  
者而與之譚此道哉

牡丹史序

天地間之景與慧人才士之情歷千百年來互

竭其心力之所至以呈工角巧意其無餘蘊矣  
然景雖寫而其未寫者如故也情雖洩而其未  
洩者如故也有苞含卽有開敷有開敷又有苞  
含前之人以爲新矣而今視之卽故今之以爲  
新矣而復視之又故甚矣造物之工巧無窮極  
也何以知之以亳州之牡丹知之牡丹之盛於  
洛陽其種繁矣其名夥矣其色爛矣歷代之所  
譜者詳矣以視今亳州之所產其種其名其色  
新故大不相侔也今且月異而歲不同矣奇奇



惟惟變變化造化造物者若不能自秘其工巧以聽人之轉移而日獻奇貢豔于人耳目之前以前視今故者復新以後視今新者又故然則牡丹之變豈有極乎吾友薛公儀氏少世其家博學洽物閑適之餘方略見于花事窮其變態著而爲史比前輩所譜又新之新者也予取而讀之與公儀晤談者累日且嘆心業畫師不可思議至此與造物何與焉公儀素通禪理爲予首肯者久之因漫書于史之首志不忘云

程晉侯詩序

詩文之道繪素兩者耳三代而上素卽是繪三代而後繪素相參蓋至六朝而繪極矣顏延之十八爲繪十二爲素謝靈運十六爲繪十四爲素夫真能卽素成繪者其惟陶靖節乎非素也繪之極也宋多以陋爲素而非素也元多以浮爲繪而非繪也國朝乘屢代之素而李何繪之至于今而繪亦極矣甫下筆卽沾沾弄姿作態惟恐其才不顯而學不博也古之人任其意之

所欲言而才與學自聽其驅使今之人反以才  
學爲經而實意緯之故以繪掩素而繪亦且素  
然而無色膩靡而無足觀予重有慨焉新安自  
伯玉先生能繪其素而人工爲繪文章日盛其  
究令繪掩素惟吾友程晉侯不然匠心獨造而  
不爲才與學所驅使其殆有靖節之意乎靖節  
處于非仕非隱之間而卒歸於隱初應辟除而  
未常逃之旣惡折腰而未始卽之彼其於世外  
澹也故其爲詩如其爲人今晉侯跡大類於陶

皆得恬澹之趣者也故其詩深厚雋永可以救世之靡靡浮夸者焉予所以樂爲述也

于少府詩序

凡天下之易見者非其至者也深山大澤巍巍耳浩浩耳而其中蓄泄雲雨包藏珍奇無所不有而卒未常見其所有所以爲大也華陽于公某貳吾郡有年其守甚嚴其才甚特當是時公惟留心民瘼拮据郡政而未嘗言及詩也卽闔郡人士皆知公之爲良有司而不知其爲詩人

也丁巳秋日督木至都晤予出其所賦詩數百篇見示予得而讀之大驚曰詩人也詩之爲道繪素已耳三代而上繪卽是素三代而下以繪參素至六朝繪極矣而陶以素揀之近日文藻日繁所少者非繪也素也公之詩本于性情骨色相合蓋有陶靖節之遺風焉信乎其爲詩人也昔蘇子瞻居杭時毛澤民爲下寮偶以選去一日聆其所作小詞嘆曰郡有詞人而我輩不知其罪大矣卽遣人追還與定交且爲延譽予

敢望子瞻公之才豈帝澤民子瞻之心焉予故  
乃樂道人善則不敢不心

極口曰公真詩人也抑公佐郡治行最著可以  
調矣而久不調督木之役頻年徘徊江路進寸  
退尺人之所大不堪者而公怡然處之無幾微  
抑鬱之色發爲聲詩和平爾雅一唱三嘆公之  
性情幾於有道者而豈獨詩人已哉此予以樂  
道之而願爲之引以傳也

殷生當歌集小序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爲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

衰丈夫心力強盛時既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  
逃之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皆然  
近日楊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  
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語也近有一文人酷愛  
聲妓賞適予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志于  
時既不同縉紳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  
縷閒適之趣復塞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豈  
不苦哉其語卑卑益可憐矣飲酒者有出於醉  
之外者也徵妓者有出於慾之外者也謝安石

李太白輩豈卽同酒食店中沉湎惡客與鬻田  
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不  
可不辨也雖然此亦自少年時言之耳四十以  
後便當尋清寂之樂鳴泉灌木可以當歌何必  
粉黛予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尚栩栩也殷生負  
美才其落魄甚予宜其情無所束而大暢於簪  
裾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  
昉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傳其美人此集之  
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予必當去



三關而杖孤藤模寫山容水態從予于碧水山  
青之間日可俟矣予淬眼望之矣酸腐居士袁  
中道書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  
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  
水火亦漸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  
熾睹廣柳則謀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  
用吾幹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處逝多林中

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  
第一訣也袁崧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  
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目之爲癡則過矣予往  
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閱生傷逝之  
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燂之時而一  
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求霹靂火化  
爲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須廣其  
傳以救衆生之熱惱實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已  
酉秋日息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忤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矣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僅得生還訊所以致禍之故多不可解豈亦命數適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忤害處大約與子瞻等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真有以觸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符下之

後半入蛟宮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於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其書不數年盛傳於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也遠矣諸刻之餘其隨意遊戲楮墨間往往秘藏於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真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嗔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溫然

惟恐傷之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馴而見人一長卽抽揚不容自己如予之麋疎尚憐而以國士遇之况道甫乎昔子瞻集行而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輩皆得託以有聞於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亦不可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引

福井先生集序

蓋予少時誦福井先生詩而知其爲才人也已

得先生疑菴諸集讀之而后知先生爲學問中  
人也先生少具穎異之才下筆數千言立就安  
世嘿識世叔彊記殆無以過焉顧其所爲歌詩  
不唐不宋直據其意之所欲言蓋無心於雕龍  
繡虎之名而獨一其志於學乃先生之學不浸  
淫於二氏而一稟緇林爲繩尺又親見當時之  
聚徒講學者徒鸚鵡其舌質之生平如鏤冰畫  
空都非真實故一一具諸履踐以其身爲圭璋  
乃世或曰先生晚達蓋功名富貴中人也或曰

篤行君子也皆非也當江陵相公盛時先生與  
爲布衣交溫蠖其跡而潔白其心以先生爲介  
也耶則每計借往來平津邸中爲上客卒未常  
畏其薰轅急逃之以爲高以先生爲通也耶則  
其指日回天之勢稍暱就之功名可唾取而先  
生白首乃得一第浮沉郎署間竟未常臘取一  
班一級以沒彼時與槐柳齊列者見馮子都王  
子方輩作刺刺可憐色而不足以當先生之一  
盼春蠶腐鼠豈堪點其胷次蓋鷗機雖忘龍性

難馴不可得而親疎榮辱先生于道也幾矣昔  
子瞻有言人生如國手碁末後略羸數子便是  
勝局先生少時侘傺不遇人或有賈島孟郊之  
嘆而晚年不墮用世之志竟取青紫馬文淵所  
云窮且益堅老當益壯者非先生烏足當之先  
生著作甚富其涉於風雲月露者盡汰之獨存  
數種而以疑菴名其篇夫疑者悟之因也昔楊  
慈湖於學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蓋屢  
疑而屢悟也故儒門之學慈湖最爲光明先生



以疑自居非苦心於學者烏足知之則先生於道已深矣先生之孫世臣從遊中郎先兄之門最久極得其沾衣霧露之潤是不媿先生之箕裘者手持是集示予予略述其梗概歸之若先生行事之蹟具中郎邑乘中已有虎頭傳其神矣茲不復贅云

劉性之孝廉詩序

予每至沙頭別館修業則常與性之偕予性在動靜間一月內常以其半沉思苦誦抄書校書

以其半飲酒看花調馬泛舟性之伺予動則去  
伺予靜則來性之蓋生而靜者也性之築室水  
畔日以讀書構文爲事凡此中舉孝廉者多遂  
逐居間以自潤性之獨絕足不詣公門天性孝  
友且以其身爲珪璋故江陵稱文行兼至者必  
首性之一日過我園中爲予大書讀書萬卷種  
花千株八字奕奕飛動大有米南宮筆意予向  
知其能文不知其妙于書也又一日出一箒寫  
已咏懷詩數首步趨唐人清冷悽惋有致予向

知其能書不知其嫻于詩也予偶過其書室見架上緗帙爛然其案頭子史等書皆逐字丹鉛訓釋精核予向以爲性之直涉獵以資筆鋒耳又不知其沉酣古文博洽大雅之若斯也天下士豈易知哉無論性之才之學深植厚儲纖毫無所發抒於世卽其清修雅飭恂恂然如處子戒衲而年僅四十竟以無兒此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初性之眇右目已左目復病予見而調之曰君非饒于目者慎之久之萬方醫治竟

不痊夫文士進取全賴此阿堵卽不得志于時  
猶借覽矚古今以娛餘年乃壯歲卽坐長夜中  
咨嘆愁苦殷憂憤鬱竟至發病而隕悲夫性之  
旣下世其友劉孝廉元之輯其遺詩示予詩雖  
不多然文不佻質不俚亦可以傳矣予故悽然  
爲題此數語于首性之名安仁世居江陵沙市  
萬曆庚子科舉人

陳無異寄生篇序

六一居士云風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

四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則別有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於豔冶穠麗之外春之盎盎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於風霜冰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爲萬卉冠故人徒知萬物華於溫燠之餘而不知長養於寒洹之時者爲尤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處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風霜冰雪之氣卽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夫計窮慮迫困衡之極有志者往往淬勵磨鍊琢爲美器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

機遍極而通而知慧生焉卽經世出世之學問  
皆由此出而况舉業文字乎吾友無異少遭困  
阨客寄四方益自振下帷發憤窮極苦心發爲  
文章清勝之氣迥出埃壘若葉落見山古梅着  
藥一遇慧眼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予每會無  
異于長孺座上嘿嘿而親之私自念此非經風  
霜冰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古人有  
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  
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

吝爲之怯爲之不亦多乎無異嘗天下之難者也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券無異焉

鄭水素言序

予友周季清諱廷旦者江右名士與予遊於太學最相知賞後同舉季清氣宇淹雅冲夷文采豔發予甚遜之乃季清則極口稱吾有同門友劉大猷者道人之氣文人之藻予不及也予問所謂門者何門也曰塘南王先生也予乃謂陽明之學傳之淮南而後近惟塘南先生悟圓而

行方實爲嫡派予私淑之久矣君與大弢同出  
其門則臭味我三人同矣然以大弢不卽見爲  
憾屬大弢司校予邑予從漁陽歸乃獲晤大弢  
且讀其文信矣吾友所云道人之氣文人之藻  
者不誣也叩其學皆于此道已深入焉予乃竊  
嘆曰謏謏如予者不是論矣季清大弢深入名  
理而旁溢爲經生之技其緒餘耳乃皆彳亍公  
車而不卽酬真可嘆也一第糞土也然亦有不  
可解者時一學子從旁言曰公不見燕賈堅射



牛事乎少時能令不中今老大矣正可中之然則諸公之不卽遇乃賈堅少年之射能令不中時也今射較劣于少時正可中也諸公之時皆至矣予笑曰有是哉少時才氣大盛而過其的者容有之予近與季清文益斂太弢之文豐約中度濃纖適宜詘法伸才之病盡矣一第何疑今大弢復往鄖水習業業日益工又攜予社友伯學諱習魯者以往伯學才氣季清之流也是行也必相與了經生事而共畢力於王先生之

學無俟券矣

王天根文序

天根與予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譏訶中郎詩以爲不肖唐者天根嘿不應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別抄爲一冊及書之箠間以示諸詞客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亦不失中晚於是天根大笑曰此卽袁中郎詩諸公以爲全不肖唐者也公等

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中郎病而  
其實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之自  
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予家居有傳此事于箕  
簞谷者予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然天根又  
豈直好之哉固身有之也天根喜讀書下筆爲  
詩賦及小言短章天趣皆奕奕毫楮所謂文人  
之藻韻士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昔黃魯  
直云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  
蚋聚散未常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

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  
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又蕭然矣  
此語極有會眼前可與言此者非天根而誰天  
根時義火候已到如行舟者百物俱備支篙以  
待風至卽飄然矣舟中信筆書此揮灑略有  
意亦徇知之合也

袁長房文序

予生平以朋友爲命而尤以兄弟中之朋友爲  
命自兄弟中之朋友往而予幾不欲留人間矣

塊處柴紫山中偶無跡師自匡山來袖一函示  
予發之則蘄州袁長房寄予書也中多譚經世  
出世之事娓娓數千言予大奇之今年予入都  
門長房復來訪予與予言意致大相合甚破予  
岑寂之懷蓋予先世自江右徙蘄黃間今蘄之  
近郭猶有先人釜鬮存焉邇其本源長房猶鴈  
行也意者天憫予老而寂寥復賚以兄弟中友  
朋之樂乎自是數與往還得盡讀其詩文蓋墜  
而知其爲慧業文人也已復出其舉子業見示

予謂此小技耳出其緒餘得時可以駕矣胡爲  
穿心出腸怒鬼嗔人一至此乎天之生才實難  
而吾輩日披剝其華萼發露其情態窮極其工  
巧暴殄天物不可而况暴殄天之才乎以長房  
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爲願沉蓄之專凝之靜俟  
之而已此外別有事在長房饒家學予不復言  
之矣

馬遠之碧雲篇序

不肖少時沉酣於舉子業不自實惜意根持鋒

穎以與造物戰而不勝始逃之山水間蓋六七  
年以來不親筆研亦不知此道當作何語矣今  
年入都逐隊操觚覺斷綆枯井殊無微瀾惟得  
冷城舊社友馬遠之文讀之靈潮汨汨自生始  
知天地之名理與人心之靈慧搜而愈出取之  
不旣蓋遠之爲人有逸韻饒俠骨急友朋愛煙  
嵐故隨筆出之自仙仙然有異致所謂一一從  
肺腑流出蓋天蓋地者也夫畫家重逸品如郭  
忠恕之天外澹澹數峰是也世眼不知乃重許

道寧輩金碧山水不亦謬乎吾觀遠之之文鹽  
味膠青若有若無比之忠恕之畫氣類自同今  
欲取合世眼降格作道寧輩濃膩之筆吾固知  
遠之不爲亦不願遠之爲之也遠之行矣試以  
此語商之同調者

成元岳文序

時義雖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靈不由聞見者  
古人云一一從自己胸臆中流出自然蓋天蓋  
地真得文字三昧蓋剪彩作花與出水芙蓉一



見卽知不待模索也讀元岳兄諸製無論爲奇  
爲平皆出自胸臆决不勦襲世人一語一題中  
每每自闢天地而造乾坤予于此道亦號深入  
而不能不心折于元岳則惟其真耳予一晤元  
岳見其長身偉幹鬚髯如戟聲如洪鍾與之語  
輸瀉胸懷毫無城府已知爲天地間奇偉男子  
將來事業必能獨抒精光不寄人領下者予以  
其文卜之夫有真文章自有真人品真事功海  
控八河必無異味予以券元岳矣

瞿起田制義小序

瞿文懿公與先兄伯修先生俱舉南宮第一人  
後文懿公之仲子星卿先生及伯修仲弟中郎  
先生皆深入舉業文字窮其工巧而科名不能  
嗣也不肖繼中郎起于此道稍有所窺天下皆  
期其能爲伯修而星卿令子起田甫弱冠文名  
震天下世又以爲必繼文懿之武及丙辰予與  
起田皆見收而等不能嗣往跡也嗟乎予屢蹶  
於場屋復遭家難無心進取逃之堆藍蓋紫間

日以聽水看雲爲樂不得已有所結撰直如郭忠恕繪事聊作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而已宜其不能嗣伯修也若起田年方二十餘全盛之氣注射語言精悍犀利穿心出腸而亦不能繼文懿豈亦命耶毋亦如賈堅之射牛力羸而過其的耶或又如曹家綉虎才太高詞太華而反不能及父兄耶今起田諸作在可按睹也記往時此地有蒲桃社伯修中郎諸人與起田伯父洞觀先生相與有所討探予亦得與聞焉而恨未

能究竟之也今幸與起田共了經生事矣伺塵  
冗少暇當與細商之起田饒家學其必有以益  
予也夫

申維烈時稅序

今歲予與維烈同舉且同門也初意維烈不過  
能雕章繪句如近所稱文士者耳及讀其奏牘  
辨制舉稅具一種絕世之資而工力足以副之  
出之有源布之成彩人見得之甚捷而不知其  
焮掌鏡牀冥搜玄想其苦亦有未易言者始知

其爲積學士也迨久與之處見其溫然噓人以  
元氣而凜然寘身于律度淡而不華靜而不寵  
其殆得萬石君數馬門風者歟如河東柳氏諸  
賢出於積習名數之餘者歟予甚心折焉追思  
予如維烈之年正擊劍燕市走馬塞上時也騁  
其一往之氣莫知檢押直經幾番動忍之後始  
不敢易言天下事而維烈年甚少而見甚老才  
甚華而行甚實則予之不及維烈豈獨文字之  
技乎氣識大不如也記日者與維烈聚談一客

忽謂予曰無生之學何好而君家兄弟酷嗜之予曰霹靂火中安可一刻無此清冷雲也維烈  
饋之若有會者曰予將歸而從事焉先儒有言  
舉業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性命夫  
儒釋之戰息乙也久矣今維烈既了帖括緣且  
不卽試爲吏歸而宴坐青山碧水之中沉思而  
辭研之其果同耶異耶出世之與用世果有二  
耶三年而後以訊維烈其必有以開予也夫維  
烈且歸出所刻時稅欲予弁數語于首予遂書

此以券

李仲達文序

陶祭酒石簣每論予文云時文之妙全在曲折  
轉換之間子才雖大學雖博而去之轉遠予心  
佩其言輒極力求合而轉不肖也今觀仲達之  
文一幅之內煙波萬狀如書家小字得大字法  
如畫家咫尺之間具千里萬里之勢禪門亦云  
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皆小  
中現大意也仲達真慧業文人妙得此理三昧

而偶示一班于此技者耶回視予文不免露麓  
豪抗浪本色其不如仲達遠矣昔人謂銅將軍  
鍼綽板歌蘇長公大江東去不如十四五妖韶  
女子唱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雖與此道迥  
別然亦極有會覽者當自得之

### 淡成集序

天下之文莫妙於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  
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  
嘆言外之旨藹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



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  
大盡故也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  
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  
始漸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頎  
而不及王維李頎者亦以發洩大盡故也舉業  
文字在成弘間猶有含蓄有蘊藉至于今而才  
子慧人蜚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  
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裹而披敷時也勢也惟  
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楚人之文發

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據胸臆處奇奇恠恠幾  
與瀟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  
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胸中之奇安能  
囁囁嚅嚅如三日新婦爲也不爲中行則爲狂  
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李宗文氏楚之名士  
也採楚名士之文裒爲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  
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  
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漢  
而頗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以爲棟擇大過迫脅

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困傾囊之爲快也本無言外之意而又不能達意中之言又何貴于言楚人之文不能爲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爲文中之鄉愿以真人而爲真文觀於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風矣

翁承燾文序

予已酉遊秣陵結冶城大社皆海內名士承燾與焉是時予氣尚銳筆尚鈿視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復落春官自此後頻遭患難遂棄而入

山以看雲聽水爲工課間一爲時義忽忽如夢  
中語逐隊入棘直遊戲耳反見收於當事此殊  
不可解承嫩氣之銳筆之銛百倍于予頻年得  
賢書則先覓承嫩名竟不可得心尤惑之邇者  
予南歸偶晤於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見  
示骨愈健才愈藻穿心出脅視昔有加焉承嫩  
酒間慷慨悲歌欲舍此毛錐持弓矢立功塞上  
予悲之壯之而決承嫩之必遇合也何者予昔  
惟河清之不可俟故有披髮入山之志承嫩今

亦惟雄心之不可降故作投筆從戎之譚此皆  
處於局中已極而欲逃於局外者也欲逃於局  
外無兢兢必得之心故其神反闕而其機反活  
所謂探寶種樹獲於無意者非此類耶予是以  
決承嫩之必遇合也獨不聞賈堅之射牛乎曰  
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今正可中之夫能使之  
不中者豐于力而踰其的也惜吾力以俯就的  
何難一雋予親試之矣繼予而起者必承嫩也  
夫

王維果文序

予少不量力持其意根與造物戰以屢不售愈  
厲記往日習稅春草堂下有兩耦不屬至枕上  
沈思瞑去兩耦化爲兩國相角竟夜甫覺則兩  
耦又在心目間矣甚矣予之苦也乃頭顱種種  
其效止此耳始知才人早貴信乎有命今年與  
予友王維果同獲一第及訊惟果習稅時事其  
苦殆有甚焉相與咨嘆久之顧予賦性疎放雖  
苦心時義然時時有一發息機之意其中多爲

走馬泛舟看花度曲所禱而惟果根性沉著坐  
卧一處焚膏繼晷如此者不知歷經寒暑故其  
爲文有深湛之思肌理分洞胸達臆視予所  
作未免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長公大江東去  
詞耳蓋惟果舉業三昧得之於澹也靜也密也  
夫澹者欲之壘也靜者事之嶽也密者物之縮  
也今惟果且出而吏矣持此三者以往天下事  
何不爲况艱難辛苦嘗之已久古人有言賜之  
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予且與惟果以

當年下帷之苦移之爲國爲民惟果唱予竭歷  
後之矣一第云乎哉

二趙生文序

予過丹陽晤趙大令鳳白聽其論議讀其制作  
皆深入名理扣之乃知其少而聞道故隨其磬  
咳皆具三昧所謂真龍一滴之雨與尋常溪澗  
者不同及過其衙齋見兩仙郎千里鬯叔清標  
泠泠出塵以其近作舉業示予讀之大都于時  
文中出古法具見彈丸脫手之妙予甚心折焉



蓋鳳白才極妍學極深次且一第予甚憐之及見二郎君故知造物者靳之有以也無論後來鳴躍相繼而起卽鳳毛麟趾產於一門此豈尋常之福也哉夫楚人之文有骨失則僇吳人之文有態失則跳予每欲以楚人之質幹兼吳人之風致而不可得也今觀千里鬯叔諸作其近之乎予兄弟三人皆能知文而其始實先君子啓之以學學之時不論華言梵冊種種搜求盖久之欣然有遇如雷開蟄戶近思先君子之教

予三人不寬不嚴如染香行露教之最有風趣者也今鳳白浸漬於學已久又以之啓嚙叔千里故其文詞出于心地明白之後尋常經生家不同惟寒門父子當日授受稍稍似之耳今之廬陵古之鄒魯其中如鳳白父子大未易得也會新文成予遂喜而書數語以弁其首

悅習上人小序

渚宮天皇寺悅公自稱悅習道人或云悅習孔氏之旨也於釋門何所予曰茲寺之在梁也張

僧錄於栢堂中畫十哲像人疑問之僧錄曰終當賴此其後魏人毀江南諸寺惟此寺以十哲像獲免經千百年此寺猶巋然者孔氏庇陰之也後之居此者不忍忘釋氏其忍忘孔氏哉惟不忘孔氏若欲自附于孔氏之徒者則悅習之稱所以志報恩也豈誠以釋濫儒雖然釋氏亦云禪悅云修習無二理也饒德操曰欲爲仲尼真弟子須參磨的兒孫予則曰欲爲磨的兒孫須參仲尼真弟子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儒者言孝詳矣孔子孝經作而卿雲現動天地感鬼神莫大於是三教門庭異耳其重孝等也考之道書云居日中爲德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弟王斗中真人曾至黃公家云吾將下衍忠孝之經卽許公遜也獨釋氏出家人疑其逃戚屬而匿影空谷作此解者未深讀貝葉耳授戒者不聽長子不聽父母不許可者豈以強世故經云大孝釋迦文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

予欲採貝葉中言孝者輯爲釋氏孝經未暇也  
三和真公以母老構養母堂於寺奉侍之外朝  
夕薰以佛法母以天年吉祥終人聞而大賢之  
多爲詩歌讚歎盛美而其徒寂子採而集之以  
傳於世一以解儒者爲釋氏不養親之疑一以  
爲釋門養親者之式俾有老親無人贍奉者皆  
得如真公故事且叢林中擇木涅槃諸額具有  
定制人無敢輕爲增益而養親一堂不妨以意  
起予故特書之俾千載而下精舍中有養親堂

者知自三和真公始也

送虛白請經序

公安有成七洲先生者嘉隆間一才士也久屈首鄉校意不自得北走長安謁江陵相公以危言動之不相中爲詩歌譏之江陵大怒以法繩之歸竟流落不振以死七洲雖死而其名逾重一傳而子孫不能讀其父書卽先人著作已不存其半與任昉之東里西華張祐之桂兒杞兒等耳而有孫虛白爲儒復不成去而爲僧稍稍

能傳其慧業予見而憐之虛白有志出世數問所以爲僧者予予曰禪與詩一理也汝詩人之後也姑與汝以詩論禪汝祖詩體無所不備而其源實出於雅頌則三百篇非乎夫曇氏之教華嚴諸經佛語也三百篇也瑜伽師地起信大智度論菩薩語也漢魏詩也支那撰述若生肇台賢及五宗諸提唱之篇皆諸老宿語也三唐詩也詩必窮經禪可舍經而旁及枝蔓也乎哉虛白曰然遂有志讀經而往秣陵首請華嚴

送圓公請藏序

萬曆庚子中郎以儀曹南歸覓一道侶於無迹法師無迹以高足圓象對中郎曰禪伯乎曰非也義虎乎曰非也曰安所取焉曰是本色道人修偏吉行者也中郎曰足矣遂偕之而南未幾於邑二聖寺創一接待堂以爲僧郵而請圓公主之圓公待諸方愷悌樂易至則如歸而又有控御才以故叢林大振且于三藏瓶瀉也而囊束之隱其慧而惟木又是寶蓋久之中郎益服



迹公爲知人自中郎逝而圓公不忍逝中郎也  
凡西歸時所囑者數年間一一了之獨請藏一  
事猶蹉跎未之舉會中郎逝而圓公亦病病良  
已謂予曰吾終不忍逝吾友也設吾友在吾諾  
以貝葉者三四年矣而竟寂然乎今之寂然者  
逝吾友故也圓之罪也遂擇日走西陵請藏而  
且曰檀者吾不辭也不檀者吾不強也吾知爲  
逝友請藏而已矣遂行

珂雪堂前集卷之十終

乾隆二年九月